

王光祈著

歐洲音樂進化論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十三年四月二日
民國十三年四月二日
民國十三年四月二日
印刷發行版



音樂叢刊之一
歐洲音樂進化論(全一冊)

△定價銀三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者 王 光 祈

者 中 華 書 局

者 中 華 書 局

印 所 中 華 書 局
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濟南
青島東昌煙台太原開封鄭州西安
蘭州南京徐州杭州安慶蕪湖南昌
九江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州常德
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
雲南貴陽奉天吉林長春新加坡

歐洲音樂進化論

自序

近年國內一般有識之人，漸漸知道從政治方面去求中國社會的進步，是已經無望了，大都掉過頭來，專向社會方面着手；因為社會是一切政治的本源，未有社會不良而政治能良的。在各種社會運動中，尤以文化運動為最重要；因為文化運動是一切社會運動的思想中樞，沒有文化運動，便沒有社會運動。不過年來國內所謂文化運動，大半偏於理智方面，我們試就國內新出版物一看，談哲學，科學，社會主義，政治問題的，為數極衆，而陶養感情的作品，如雕刻繪畫音樂之類，則頗不多觀。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的精神作用，除理智外，尚有感情意志兩種，極為重要，照現在國內文化運動趨勢看來，將來中國人的思想，一個個都能比孔子孟子還要進步，但是講起感情意志來，一個個都趕不上愚夫愚婦的安寧與堅決。

我們中華民族的頹唐墮落，現在可謂達到極點了。若要使之重興復生，決非枝

枝節節從西洋搬點智識進來所能奏功，必先細心詳審我們的『民族特性』究竟在什麼地方？他之所以優於白種劣於他人的，又在什麼地方？探原索本，去短留長，然後再將他大吹大擂的擡出來，使四萬萬國民皆向着這種特性發揮，把那種頹唐墮落的現象，根本加以掃除。好像是人在睡夢沉沉之中，忽聞長者呼其本名，立即驚醒覺悟！又如烈士暮年，有人道其少時俠氣，不禁追懷舊事，持劍起舞！我以為要喚起中華民族的再興，只有這『恢復民族特性』的一個方法。

什麼是『中華民族特性』？簡單說來，便是一種『諧和 Harmonie 態度』。這種『諧和態度』是我們前此生存大地的根本條件，也是我們將來感化人類的最大使命。這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唯一特性，我們應該使之發揚光大的。

大凡習過音樂的人，都知道諧和 Harmonie 這個字的重要。音樂之所以能够使人心曠神怡，就是因為其中音節諧和的緣故。音樂自身既含有諧和作用，於是聽樂的人，也立時受着他的影響，與他互相諧和起來。這種諧和作用，是音樂中的一種最大魔力，不管你是人是獸，都要受他的感動。（古代希臘常有以音樂馴猛獸

之說。）諸君不信，請你拿着一枝洞簫，坐在花園裏面的石上，悠悠揚揚的吹奏起來，你必看見有許多鳥兒，立在樹枝之上，偏着頭兒，靜聽你的音樂。聽到高興時候，也許還爲你唱和幾聲。但是你若拿一本安斯坦的相對論，或者馬克斯的資本論，向他講演起來，他却將翅兒一撇，飛向牆外去了。

我們的孔夫子，很懂得這個諧和的妙用，遂把他的全部學說，都建築在這個音樂上面。所有我們人類自私自利明爭暗奪的習性，都被他那種建於音樂諧和原理上的學說，軟化起來。對着自然，便向自然諧和；對着其他人類，便與其他人類諧和；尋不出半點兒自私自利的惡性。所以我們內心的生活，常常安寧恬淡。我們情感的發揮，亦極豐富活潑，但是孔夫子這個人十分謹慎，他恐怕我們一味的專講內心生活，專靠感情用事，所以他又在『樂』字之外，加上了一個『禮』字，以範圍我們外面的行動。小而言之如起居進退之儀，大而言之，如待人處世之道，（如規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互相關係之類，現在雖沒有君臣這種階級，但是官吏對於國家，個人對於社會，其情形亦正與昔日臣與君之義相同，）都是對於我

們外面行動，給以一個標準。總之，我們外面行動須極有節制，否則社會秩序將紛如亂絲，內心生活又須極爲諧和，否則人心風氣將日趨於下，『禮』便是外面行動的一種節制，『樂』便是內心生活的一種諧和。不過禮樂這兩樣東西，並不是各不相涉的，因爲節制我們外面行動的禮法，只算是我們內心諧和生活之一種節奏 *Rhythmus* 換一句說，我們外面行動之所以必須如此，實由於我們內心諧和生活的要求，必須如此。內心諧和生活，好比一種音調，外面合禮行動，好比一種節奏。所有外面抑揚疾徐，都是依照內部諧和需要，好像吾國唱崑曲的，所有擡步做工，都須按着音樂節奏。又好像歐洲人初習跳舞，無論鞠躬伸手，都要合乎音樂拍子。假如一種禮法，他的規定不合我們內心諧和生活的要求，那麼，這種禮法便是不近人情，我們直可以掉頭不顧。照這樣看來，『禮』這樣東西，亦只算一種我們內心諧和生活之表現於外的。換一句說，只算是『樂』之一種附帶品。所以我稱孔子學說，是全部築於音樂之上。

孔夫子既發明了這個諧和作用，他便一手把我們中華民族造成他所理想的

『諧和態度之民族。』自從他老先生把我們造成『諧和態度』了，他便大放其心，他以爲後世無論什麼外來的強族，儘可以用一切武器，把他的子孫征服，但是他的子孫只須保存那一點『諧和態度』，一切強族終須受其同化。果然不錯，自從他老先生死後，到現在已有二千餘年了，中間曾經過多次外來強族的侵略，但是後來一個個都被中國人的『諧和態度』軟化了。

如今呢，怎麼樣？可與從前大不相同了。我們漸漸要被白種人的『征服態度』所降服了。從前侵略我們的外族，誠然也是抱的『征服態度』，但是當時他們只是在武器與勇力方面，比我們高明，其餘的文明，則遠不如我們，所以他們那種『征服態度』，只能用之於武力方面。只會欺我們這種文弱的民族，可以謂之爲『不澈底的征服態度』。現在白種人則不同了。他那種『征服態度』，簡直是本於天性；遇着自然，便征服自然；遇着其他人類，便征服其他人類。因爲征服自然的結果，一切自然之力，皆爲其所用，造成今日空前之物質文明；因爲征服其他人類的結果，所有他人政權財富均爲其所奪，造成今日政治上經濟上之帝國主義。他

們那種『征服態度』，真可謂澈頭澈尾猛晉不已，我們二千餘年相傳之『諧和態度』，也被他們打得片甲不留了。

好了，現在中國人亦自慚『諧和態度』不合時宜，學起他人的『征服態度』來了。最初學會的要算是國中軍閥，北方軍閥要征服南方軍閥，南方軍閥亦想征服北方軍閥。在北方軍閥中，直系要征服皖系，南方軍閥中，甲系又想征服乙系。但是南北軍閥雖欲征服他人，而其界域猶限於本國之人，這種『征服態度』還是不算澈底。其中最澈底的，要算是我們臨城縣的幾位大王了！他不但征服本國的小百姓，而且要征服外國的旅行人，其結果武力自豪的北方軍閥，亦不得不低聲下氣，爲各位大王所征服。從此看來，中國最善仿效『征服態度的』，要算軍閥與土匪兩種了。其餘安分平民，仍是抱着『諧和態度』。

歐洲人是向來抱着『征服態度』，曾經闖下了許多大禍，自從此次戰後，已經有人懷疑了。但是『征服態度』之在歐洲，尚有幾分救濟，遠不如現在中國之壞：第一，歐洲人雖隨地抱着『征服態度』，但是他們的哲人志士所留下的音樂雕

刻繪畫各種美術，觸目皆是，至少可以陶養他們幾分感情，減少他們幾分殺機，我們中國抱『征服態度』的人怎麼樣？有什麼美術可以陶養他們的感情？麻雀牌嗎？姨太太嗎？鴉片煙嗎？第二，歐洲人之抱『征服態度』，係人人如此，彼此征服之力既等，反而一時調劑於平。譬如有毒辣的資本家，同時便有橫暴的勞動者與之相抗，真是誰不讓誰。我們中國怎麼樣？抱『征服態度』的，只是一部分軍閥與土匪，而其他大部分，則仍是抱着『諧和態度』，其結果永遠是少數征服多數，因此之故，西洋『征服態度』傳到中國來，特別僥事。

現在我們便發生一個問題了。究竟我們大部分抱『諧和態度』的中國人，怎麼樣去對付國內一部分國外大部分持『征服態度』的人們？我們應該拋棄『諧和態度』，採用『征服態度』以抵抗他們嗎？還是保持我們的『諧和態度』，以同化他們呢？我以為我們的『諧和態度』不但不應該拋棄，而且極須努力擴張。因為這個『諧和態度』是我們中華民族生存大地的根本條件，亦是我們對於未來世界的最大使命。假如我們不自揣量，務要模倣西洋人的『征服態度』，

無論違背民族特性，其事終不成功；即或偶然學像一二，在西洋人的眼中看來，亦只是小兒學步，不值一笑。在我們自己想來，亦只覺徒與世界多添幾分殺氣，對於人類前途許多問題，終無法子解決。

我們應該永遠保持『諧和態度』已如上面所說。但是國內一部分，國外大部分的人們，都以『征服態度』向着我們，我們又怎麼辦呢？

我以爲我們第一步應先將所有抱着『諧和態度』的國人聯絡起來，無論士農工商，都給他一個極有統系的組織，然後再向其餘一部分不諧和的國人，要求他們與我們諧和合作。倘若他們始終不願與我們諧和，那麼，我們爲保持大多數的諧和起見，只好把他們剷去。諸君，我們知道孔夫子是我們『諧和主義』的代表，但他却同時富有一種剛毅果決的精神。

我們中國人的內部既一致諧和了，然後再聯絡其他國內與我們同抱『諧和態度』的分子，亦給以極有統系的組織，一齊起來要求其餘不諧和的分子，與我們諧和。倘若他們始終不願與我們諧和，我們爲保持人類全體諧和起見，亦只好

把他們剷去。

總之。我們是拿着『諧和主義』去感化他們，不是征服他們，有如耶穌布教，如來說法，費盡苦口婆心，使人同歸大道。並不如西方人之所謂『征服態度』處處以勢相凌，一切都爲己用。

但是我們所謂『諧和』亦不是尋常人之所謂『調和』，調和的意思，是把我所主張的讓步幾分，再把他人的意見容納幾分，以免各走極端。至於我們現在所提出的『諧和主義』則大不相同，我們自信這個『諧和主義』一方面既可以使我們民族復興，他方面又可以感化世界人類。萬不能把他讓步幾分，再把他人的『征服態度』採擇幾分，以成調和的謬解。要之，我們成功則爲『諧和主義』之前驅，失敗則寧作『諧和主義』之犧牲，我們因爲要發揚光大這個『諧和主義』，所以我們更不能不積極利用音樂之力，因爲音樂與諧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朋友們！我們用以感化全體人類的利器。是感情與意志，不是理智！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王光祈草於柏林南郊之阿篤夫街二號 Sieglitz Adolfs-

歐洲音樂進化論目錄

近世歐洲兩大音樂領袖之像

自序

- 一 著書人的最後目的
- 二 研究音樂進化的類別
- 三 歷史哲學與音樂進化
- 四 單音音樂流行時代
- 五 單音複音之過渡
- 六 複音音樂盛行時代
- 七 複音主音之過渡
- 八 主音音樂完成時代
- 九 歐洲音樂進化概觀與中國國樂創造問題

歐洲音樂進化論

十 譯名述要

歐洲音樂進化論

一 著書人的最後目的

著書人的最後目的，是希望中國將來產生一種可以代表『中華民族性』的國樂。而且這種國樂，是要建築在吾國古代音樂與現今民間謠曲上面的。因為這兩種東西，是我們『民族之聲』。

我們的國樂大業完成了，然後才有資格參加世界音樂之林，與西洋音樂成一個對立形勢。那時或者產生幾位世界大音樂家，將這東西兩大潮流，融合一爐，創造一種世界音樂。但是這不是我的最後目的，而是第二代著書人的最後目的。何以故呢？因為我們這種不肖的黃帝子孫，對於先民文化，不能發揚光大，反把一個『禮樂之邦』，弄成一種『無樂之國』。現在國中雖有幾種樂器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從外國輸入的。譬如學校中用的是外國風琴，兵營中用的是外國軍樂；民間流行的琵琶，是從埃及地方傳來的；（琵琶為埃及所發明，後來傳到波斯印度。

再由波斯印度輸入中國。）劇場所用的胡琴，是從西北民族輸入的。（這是我的假設，因為我國用器，凡自西北民族流入的，都冠以胡字，如胡笳之類皆是。昔亞刺伯有琴一種，曾用獸皮張於響筒 *Resonanzkörper* 之上，有人指為西洋弓絃樂器 *Saiteninstrument* 之祖，揣其形相，頗與吾國胡琴相近，或者我國胡琴，是從亞刺伯傳入的，亦未可知。但是客中苦無中國書籍，此種假設確否，他日尙當再證。）此外如琴、笛、簫、笙之類，誠然是我們中國舊有的，但是現在七絃的古琴，究有幾人能彈？用笛的崑曲，尙有幾處在演？至於吹奏簫、笙，更是鳳毛麟角不可多見了。故我們專就樂器一項而言，已經是洋貨大排國貨。如今再說到樂譜，德國有一種書店，係專賣樂譜的，其出版之多，規模之大，乃遠在吾國中華商務兩家書店以上，真可謂為汗牛充棟。但是回顧我們中國，出版界能找出幾本樂譜？音樂界能尋出幾位譜師？這真是令人不能不汗顏的。樂器既如此簡陋，樂譜又如彼缺乏，這還不是『無樂之國』麼？

或者有人說，我們是天之驕子，是應該享現成福的；古代既有先民替我們作樂，

現代又有歐人爲我們製譜，我們只須利用火車輪船的力量，送幾批學生商人出去，運幾箱樂器樂譜進來，我們豈不是亦成了有樂之國麼？但是音樂這樣東西，不如其他洋貨，可以隨便取用，是要自己出力一分，纔能享受一分。因爲音樂是人類生活的表現，東西民族的思想，行爲，感情，習慣，既各有不同，其所表現於音樂的，亦當然彼此互異。今年夏季歐洲第一提琴 Violin 名手克乃斯來 Kreisler 曾在北京奏樂一次，據德報北京通信員所述，『有中國某新聞記者，自稱對於西洋音樂一點不懂，』上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北京開會，聞北京大學附設之音樂傳習所曾開音樂大會歡迎他們一次，但據該社社員某君來信，亦說聽了之後一點不懂。據此看來，歐洲第一流名手，演奏西樂，『不懂；』改由中國人演奏西樂，亦『不懂；』以智識階級的人，都連說『不懂不懂，』那麼，一般不知不識的民衆，又怎樣能了解西洋音樂呢？這不是國人的聽覺不好，只因爲西洋音樂，是表現白人的思想，行爲，感情，習慣，原來不是爲中國人作的。

照上面說來，中國音樂既那樣衰落，西洋音樂又這樣隔閡，究竟怎麼樣辦呢？依